

受降行大典 战史记名城

□盛夏

2016年初夏,在漯河开源景区,我意外发现11年前关注的一件地方大事,有了圆满结局。

于我,这是惊喜。

开源景区河上街古镇里,受降亭、受降纪念馆广场、受降广场牌楼、抗战胜利纪念馆等建筑,总占地一万余平方米,构成一组庄严宏大建筑群,十分引人注目。

它,已成民众纪念抗战胜利、了解抗战历史、缅怀革命先烈的圣地。

11年前,这组建筑,还只是老百姓的期待与梦想。

受降仪式 张扬国威

11年前的2005年,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,大河报“厚重河南”栏目策划了抗战专题。我辗转五地撰写“抗战文物”,到漯河,选的点是——受降亭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中国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,第13受降区受降地点为河南漯河。

为何把漯河定为受降点呢?

漯河是侵华日军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,长年驻着1个中将和5个少将,所辖范围西南至老河口、南阳、方城、叶县、舞阳,南至信阳、驻马店,北至许昌、郑州,东至周口。

中国军队首席受降主官是第五战区总司令刘峙,第二主官是国民党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,日本方面代表是日军北支那军司令长官鹰森孝中将。有七八个美国军事顾问参与了受降大典。

漯河受降区,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共31560人,分别从鄂北、豫南、豫东等几个城市聚集到漯河。中国军队坐着装甲车、汽车提前从各地临时调来,抵达时,漯河市市民夹道欢迎。

1945年9月20日正式举行受降,那天天气晴朗,漯河城内五步一岗,十步一哨,戒备森严。省立郾城中学(现漯河二中)操场上,双方部队各有一千多人参加仪式。

主席台上搭顶棚,地铺苇席,四周用天蓝色布围挡。主席台上桌椅崭新,摆着“受降长

官席”“美国顾问席”等牌子,场面肃穆威严。

“上午9点多,受降仪式开始,鸣礼炮十八响,刘峙作简短讲话。步履沉重、面如死灰的鹰森孝,以战败国战地指挥官身份表示无条件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。刘峙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,鹰森孝代表日军签字投降。签字后,鹰森孝脱下军帽,面向与会中国军民后退三步,连鞠9个躬,表示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和无条件投降,并把佩戴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,交给了刘峙。仪式进行了1个多小时。”亲历者回忆。

建亭纪念 全国唯一

受降仪式结束后,日军等待遣返回国期间,国民政府命令日军将一条小路加宽取直,变成宽8米、长700多米新修煤渣路,取名为受降路。

漯河民众为铭记日军投降事件,自发要求修建碑亭。刘峙为宣扬功绩,顺水推舟答应老百姓请求。

漯河城内建起了受降亭,亭内立4块石碑。

1945年12月上旬,在漯河火车站南端花园内,受降亭落成。

受降亭建筑工艺精湛,模仿当地历经千年的“龙塔古篆”经幢,亭内立4块碑,主碑上刻3个大字“受降亭”,其余3块碑文分别为受降亭记、“抗战胜利词”、“建亭记”等。刘峙专程从郑州赶来剪彩。

全国16个受降区中,只有漯河建亭立碑,国民党政府很重视,戴季陶、于右任、居正3位国民党元老和刘峙,分别为4块石碑题写碑名。

1947年,受降亭毁于内战战火,四块石碑,只剩受降碑主碑一块,只剩受降亭记碑大半块。

六十周年 期待重建

11年前,2005年7月26日,我抵达漯河采访,在时任源汇区文化局局长卢本新、源汇区文化馆馆长梁军等指点下,来到漯河市火车站,寻找受降亭旧址,已荡然无存。

在漯河市文化局一楼屋檐下,我看到那两

通残剩石碑。碑面朝下,碑身蒙尘。

我再去寻找受降路、受降广场。

受降亭旧址所在地火车站公安街,是条安静祥和的小街。11年前踏访此地时,两边槐树正开花,白色细碎繁花,香味淡极了。老人在树下下棋,半天不落子儿。自公安街向北100米往下拐,就是受降路了。

当年的煤渣路早翻修成了柏油路,街道较前略宽,大半条街都是卖小吃的,热闹非凡。自受降路向西,跟随梁军,到漯河二中寻找受降地。

出漯河二中校门向东走50米,转到一片杂乱居民楼后,来到一大片空地,就是当年受降地点了。

梁军介绍道,当年这儿有50亩地左右,有足球场、篮球场,还有个打靶场。

是要有这么大地儿,才能站下中日双方两千多人的队伍。

11年前,我看到的受降广场,有30亩大小,长满过膝野草,草地边上一堆堆牛粪。深草里两头奶牛悠闲地吃草,看牛的30多岁黄姓农妇,她也知道这片草地的历史。“听说要建受降广场,咋又不建了?”她十分关切地问道。

这片空地西南方,沙河澧河交汇。1945年9月20日上午,十八响礼炮后,侵略者在此解佩刀,退三步,鞠九躬,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。“得道胜强权,百万敌军齐解甲。受降行大典,千秋战史记名城。”这副对联,刻在湖南芷江受降牌坊上。它用在漯河身上,一样合适。

当年站在荒地上,我感叹:“夏日的暮色中,空地温柔而悲怆,所有沧桑都埋在荒芜的碧草中。”

何时能还它本来面目呢?历史重大拐点曾在此印痕深烙。

开源重建 不负民望

2005年之后,我没有踏访过漯河,直到此次重来。

重建受降亭、受降广场、受降牌坊,新建中州抗战纪念馆,这是开源集团倾力打造的“民心工程”,它提出重建受降亭方案,并承担了重建重任。

2014年5月1日,受降亭重建落成。

开源集团董事长林东风当时对媒体道:“为尊重历史原貌,新受降亭、亭内石碑尽可能按原有记载资料中描述形式修建。”碑文也按照原碑文内容,正面仿刻原有“受降亭”,其他几面碑文分别为“攘夷颂”“建亭记”“刘司令长官受降记”。

落成之日,数千名漯河市市民带孩子参加了典礼。

2015年9月2日,受降亭边上,开源集团新建的中州抗战纪念馆揭牌开馆。

一千多平方米的纪念馆,通过实物和图文结合的方式,真实再现了中原儿女艰苦抗战历史画卷。陈列有防毒面具、土造枪、各种刺刀等藏品300多件,受降亭原碑,作为“镇馆之宝”,陈列馆内。

这组建筑落成后,陆续迎来了很多学校、社会团体的参观凭吊,已成为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2005年,我写作此题时,标题是“受降行大典 战史记名城”。今沿用此标题,是因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,永远值得纪念。漯河作为英雄之城,永远值得铭记。

开源集团不让历史重要时刻断档,这是它对历史的尊重,也是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。



我和一位老红军的故事

刘湘涛

1985年春的一天,组织上派我去洛阳搞外调。接到通知以后,我心情激动,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。我倒不是为去洛阳而高兴,而是因为我借此机会,了却多年来的一个心愿,那就是我可以看望一位离别多年的老红军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后勤部供管处处长戚怀培。真是机会难得呀,下午我便打车行李来到漯河火车站,登上了开往洛阳的列车。

在洛阳的第二天,刚一办完事,我无心观赏古都的风景名胜,径直朝着老红军的住处、

工程兵洛阳干休所的方向去了。进入干休所,我向哨兵说明来意,哨兵立刻用手指向一位老人说,那就是戚处长。我顺着哨兵指的方向,定睛一看,正是他,戚怀培。只见他身躯高大,腰板挺直地站立在一排排树林旁。那情态就像是一位将军,正在运筹帷幄,指挥着千军万马。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他的面前,大声说:“戚处长,敬礼。”他回过神来,一眼就把我认出了:“哎哟,小刘。你咋来了?!走,回家坐。”在老首长的家里,一阵感慨之后,便是无限深情的回忆。

1978年,我入伍成为一名工程兵,在工程兵司令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。戚怀培从洛阳来北京落实政策,当时他是军职离休老红军,按级别待遇他应该住进高楼大厦。但他坚持住普通楼层,说楼层高,上上下下能锻炼身体。战士们都说戚处长人好,平易近人,没有官架子,都乐意和他打交道。他勤快,爱干净,开水自己提,被褥自己换,房间卫生自己打扫,从不麻烦工作人员。对我来说,戚处长不但是慈祥和蔼的老首长,还是良师益友。当他知道我在练习写作时,把自己的书报全都拿给我看,并且一有空闲就指导我写文章,要我别急着投稿,别急于求成。要先把基础打好,要我明白现在的练习是为将来打基础的。听戚处长的一番教诲,他哪像是拿枪杆子、行军打仗走过来的老红军?他就像一位学

者。听了我的想法,戚处长笑着说:“我也上过大学呀。”我很纳闷:“你上的什么大学?”他说:“红军大学。”一问才知,他确实在红军大学学习过。

1932年,红四方面军来到戚怀培的家乡——大巴山区的四川阆中二龙镇,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,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。在红军精神鼓舞下,年仅12岁的戚怀培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们一起,报名当了红军。在红军队伍里,他头脑机灵,表现积极,进步很快,部队首长就把他送到红四方面军创办的红军大学学习。在红军大学里,天当房,石头、板子当桌椅板凳,树枝当笔,大地就是作业本。刘伯承校长、何长工政委亲自教他们识字学文化。能够到红军大学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,更多的红军战士一边打仗,一边利用空闲在战壕里学文化。谈起在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情况,戚怀培说:“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人都痛恨张国焘,他想搞分裂另立中央,让我们三次翻雪山,三次过草地。我们都想跟中央红军,跟着毛主席到陕北去,不愿跟张国焘南下。”他还告诉我,一次他给朱总司令送饭,朱总司令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小鬼,只有向北走,我们才有饭吃呀。”

在工程兵招待所,我的每一篇习作都要送给戚处长看看,让他点评。他也总是戴上老花镜,很认真地接过我的习作,边看边提出修改

意见。有一次,他看了我的一篇小杂文后,取下眼镜对我说:“写得不错,已经超出了一个战士的写作水平。”在他的鼓励下,我有一篇小短文在《人民戏剧》杂志上发表了,还有一篇直接寄给了一个导演剧组,也被剧组采用了。戚处长得知这些消息后,笑着对我说:“好啊,你要超过我了。”

1980年春节,招待所里没了往日的热闹,显得异常冷清。可不知什么原因,戚处长却没有回洛阳。一大早,我就和另外一个战友来到戚处长的房间给他拜年。他看到我们给他拜年来了,亲切地拿出老战友送给他的水果让我们吃。

后来,戚处长真的要走了。临别时,他对我说:“我要走了,希望能在军报上看到你。以后我还会来的。”从那以后,招待所里经常有老首长、老红军来,可就是不见戚处长。直到我也要退伍了,却再也未能看到戚处长的身影。这次我到洛阳出差,谈话间,戚处长告诉我说:“后来我又去招待所,问起你,他们说你走了。”然后,戚处长还特地拿出纸和笔,记下我在漯河的工作单位,并说:“漯河我知道,有机会我去漯河找你去!”

我和一位老红军这些难忘的往事,永存在记深处,时刻激励着我,做一个像老首长那样正直、纯朴的人,做一个向上的、充满正能量的人。

